

心耕

傳遞上帝的愛
用助人的方式

苗圃

ISSUE 382

2025 APRIL

在時間的皺摺處捕捉流瀉的光



哪裡有需要，就往那裡去。
——孫理蓮



加入好友

找幫助

官方網站



成長這件事 ★. 孩子比誰都認真



10,000名認養人
拉他們一把!

瞭解更多



認養專線 (02)7705-9292

衛部數字第1121364001號

芥菜種會 |

CONTENTS

ISSUE
382
2025 APRIL

1962年4月創刊
2025年4月出刊

創辦人 | 孫理蓮
發行人 | 蔡仁松
執行長 | 李肇家

總編輯 | 胡善慧
企劃·主筆 | 趙子翔
設計 | mollychang.cagw.
攝影 | 王信翔

出版單位 |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
內政部立案 | 台內社字第 80633 號
【郵政劃撥】
帳戶 |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
帳號 | 00007134



02 **Intro**

時間皺起來的地方

04 **芥菜日常**

在微光中前行——芥菜種會的新春祝福與感恩禮拜
震後的日常——在崩裂的縫隙間，尋找生活的輪廓
一顆蛋的旅程——在偏鄉，種下永續的可能

06 **芥菜地方誌**

1月 21 日，半夜
那些晃動的裂縫，與未曾落地的自己

10 **Cover Story**

在時間的皺摺處 捕捉流瀉的光

12 **【專訪】這裡有位子，坐下來吧**

——芥菜種會專員陳開運與他的日子哲學

14 **【專訪】時間的層疊**

——周佳儀社工的日常與信念

20 **破芥場域**

深夜的便利商店外，他請我喝了瓶台啤 EP1
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

24 **與愛同行**

我的家，我的超人

28 **Outro**

如果遺忘不可避免，總可以偷瞧一眼時間之外還有什麼吧。

(*Intro*)

時間皺起來的地方



——沒有時間了！執行長坐在會議桌上，邊說邊用大拇指反覆按著原子筆，像是在幫時間流動打節拍。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頭繼續對抗手上的進度表、企劃案、快冷掉的咖啡。

——什麼沒時間了？

——所有事啊，截稿、報告、募款、案子，還有時間本身。

——但時間怎麼會沒呢？它不是一直都在嗎？牆上的時鐘秒針精準地往前跳，手機上的時間顯示還有三天，報告書的頁數正在增加，雖然沒有快到哪裡去，但沒有停下來。時間明明沒有「沒了」，但我們還是覺得來不及。這期會刊，談談「時間的皺摺」，但我們卻總是在時間裡摔倒。

時間真的會線性地前進嗎？

這是我們這期企劃的核心問題。不是物理學的數學式，也不是哲學課上的抽象討論，而是每天真實發生在生活裡的事情——我們記得某個十年前的午後，卻忘了昨天晚餐吃了什麼；我們說未來還沒來，但心裡卻對未來充滿想像，甚至已經開始害怕它；我們明明一直往前，但過去的某些時刻，卻突然像是折起來的紙頁，被打開，重新降臨。

如果時間是摺疊的呢？

如果某個已經結束的故事，其實只是被折進時間的夾層裡，等待有一天被翻開？我們生活在一個似乎快到無法停下來的時代，每個人都急著要趕上下一班車，下一場會議，下一次流量的高峰。我們被告訴，只有快才能抓住未來，但有時，我們似乎忘了，那些真正值得被記住的東西，往往藏在我們停下來時的皺摺裡。那是一杯喝到一半的茶，一張手邊隨意塗鴉的便條紙，一個沒有說出口的擁抱，或者一個消失在燈火裡的背影。這期

的封面故事，是我們對時間的重新打量。我們想知道，那些皺摺之間的縫隙，是否能裝下更多的希望與對話。那些我們以為遺失的片段，是否仍然在某個時間的彎折處等待著我們回頭去尋找。於是，我們邀請你一同翻開這些皺摺，觸摸它們，閱讀它們，甚至擁抱它們。

這次的會刊，不是要解釋時間，而是要試著打開那些皺摺。

讓時間稍微變形一下，看看它的另一種可能。——所以，這次的會刊，是要讓人停下來嗎？——也不是。是想讓人知道，時間從來不是直線，而我們也不是只能被它推著走。

執行長的大拇指反覆按著原子筆，喀喀喀的聲響擺盪在會議室內。

「好了，沒有時間了。」大家抬頭盯著投影幕上的圖表，沒人再說話。但我知道，這句話其實不是倒數，而是捏起時間皺摺的一角，我們正在往裡面走去。



在微光中前行

芥菜種會的新春祝福與感恩禮拜

每年一月，我們相聚在孫理蓮紀念營地，沒有華麗的佈置，卻有溫暖的陪伴。這場感恩禮拜，既是對孫理蓮女士的緬懷，也是跨越時光的對話。許多曾受幫助的孩子，如今已成長為醫護人員、社工，甚至回到芥菜種會，將愛延續給下一個世代。

80歲的曾香蘭回憶著年少時的幫助：「那時候，每學期都有零用錢，還有很多文具可以用。」她笑著，像回到那個鮮活的午後。這些記憶不只是個人故事，而是一條相連的道路，提醒我們，即便過去艱難，總有一雙手曾接住我們。

這場聚會不只是回憶，更是一場持續的行動。「哪裡有需要，就往那裡去。」這句話，74年來不曾改變。

芥菜種會「雅惠和安安」社區助人志工團隊是這份信念的延續。志工們不只是送物資，更走進家庭，傾聽故事，提供最實際的幫助。像小柔，曾獨自撫養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，生活的重擔壓得她喘不過氣。但芥菜種會的志工來訪，邀請她到營地工作，讓她慢慢站穩腳步。「這裡給了我重新開始的機會，」她說，眼裡閃爍著久違的踏實。

這一天，孩子們吟唱詩篇，歌聲迴盪在空氣中，像來自過去的回音，也像對未來的期許。人來人往，許多名字被歲月帶走，卻也有新的名字加入。這條路沒有終點，只要有需要的地方，我們仍會前行。



1

震後的日常

在裂縫中，尋找生活的輪廓



2

一場地震，讓原本穩固的生活出現裂縫，甚至無法修復。台南楠西區的83歲李婆婆住在一間標上黃單的老屋裡，隨時可能倒塌。「幸好是平房，不然我現在也沒辦法坐在這裡說話了。」她望向遠方，彷彿試圖記起曾經的家。

雖然房子不再安全，她仍每天騎摩托車去市場賣菜，試圖維持日常。然而，當芥菜種會的社工走進避難所時，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現實——長輩們靜靜坐著，神情空洞。「這裡的問題不只是房子，而是日常生活也被震碎了。」

楠西區老年人口比例高達29.04%，是典型的「雙老家庭」社區，這次地震讓這種脆弱變得赤裸。紅黃單建築超過900件，許多長輩無力修繕，甚至無法判斷房屋是否安全。「地震來了，我們只能等，等屋子倒下，等政府說可以回去，等自己熬過下一次災難。」

等待，成為災後的日常。

讓等待變成行動

芥菜種會第一時間趕往災區，發送物資、安置受災戶，但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這些家庭穩定下來。第一步，是恢復基本日常——提供生活必需品，讓長輩能安心吃頓飯、睡個好覺。第二步，是心理支持與修繕計畫，幫助長輩釋放壓力，修繕可挽救的房屋。第三步，啟動「楠西習藝所」，培力居民食農和烘焙技能，實踐「以工帶振」。

某個午後，李婆婆坐在避難所門口，輕聲說：「我還是想回家，但現在還不能回去。」她仍騎著摩托車去市場，仍數著手上的紙鈔，仍望著家門口的裂縫。地震改變了一切，但生活仍在前行，哪怕只是一步一步慢慢走。

一顆蛋的旅程 在偏鄉，種下永續的可能

事情的開始，總是帶著些許荒謬感。就像改變總來自最微小的事物。比方說，一顆蛋，一顆來自偏鄉的雞蛋，如何能影響一個人的人生？

一顆蛋的重量

在南投信義鄉，阿文小心翼翼地撿起一顆雞蛋，放入盒子裡。對一個因疾病導致左半身癱瘓的男人來說，這是個不容易的動作。「三年沒工作了，沒想到還能有機會。」他說。

芥菜種會推動的「習得蛋」計畫，給他一份工作，也讓他重新與世界產生連結。對偏鄉來說，失業不只是經濟問題，更意味著被社會邊緣化。而現在，阿文的日子有了新的節奏，這些雞蛋經過嚴格檢驗，進入市場，也將他的希望傳遞出去。

穿越食品檢驗的高牆

對偏鄉小農而言，最大的挑戰不是土地，而是市場的門檻。食品檢驗的標準與高額費用，讓許多農產品無法流入主流市場。芥菜種會透過「習得」社會企業模式，協助農民導入生產標準，讓這些雞蛋通過70多項食品檢驗，擁有市場競爭力。

這不僅是規範的改變，更是態度的轉變。過去，小農往往覺得自己在市場規則之外，如



3

今，他們不只是受助者，而是能與市場平等對話的生產者。

從產地到餐桌，從受助到助人

「習得蛋」不只是銷售雞蛋，而是一場連結農村、企業與社會的實驗。參與計畫的企業不只是購買雞蛋，而是讓員工走進部落，體驗農作的辛勞。彎腰撿蛋、雙手沾滿泥土，讓人們理解這顆蛋的價值不只是營養，更承載著土地與勞動的重量。

這些蛋最後來到認養家庭的餐桌上，甚至在災難發生時，成為賑災物資。例如，嘉義地震後，這些雞蛋送進災區，成為災民營養補充的一部分。「受助」與「助人」在這樣的循環裡相互轉換，讓善意流動得更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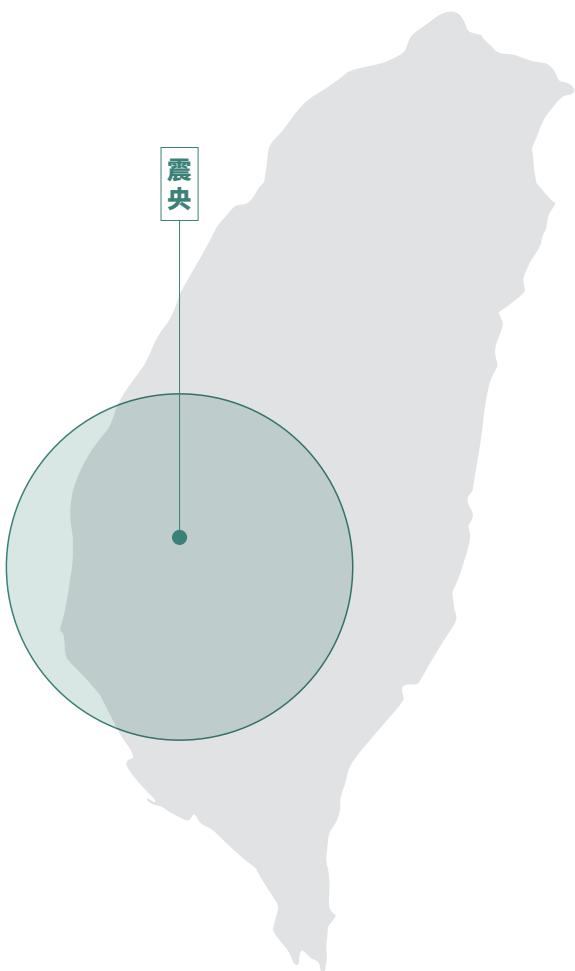
一顆蛋，如何改變世界？

這不是一場農業革命，也不是關於貧窮救助的故事，而是一場安靜的實驗：透過一個微小的改變，是否能觸及那些被忽略的人？阿文不去想這些，他只是專心地將雞蛋一顆顆放入盒子裡，這是他眼前的現實。

所以，下次從冰箱拿出一顆蛋時，不妨想想阿文，想想他那有些顛簸的身影，也想想芥菜種會的員工們——有人在辦公室裡埋首文件堆，有人在烈日下騎著機車穿梭街頭探訪個案，還有人在社區裡傾聽、陪伴，讓每一天的忙碌，都成為某個人的依靠。

1月21日， 半夜

那些晃動的裂縫，
與未曾落地的自己



「地震。」

手機亮起來，老家群組傳來訊息。媽媽問：「有地震嗎？」爸爸丟了一張新聞截圖：「嘉義大埔6.4級。」幾秒後，阿嬤用語音說：「咱無代誌啦。」背景是電視的新聞聲。我盯著螢幕，群組裡的叔叔阿姨陸續報平安，有人說桌上的碗掉了，有人說床搖得厲害，但總之都沒事。我本來想回點什麼，最後只是按了個「讚」。然後躺回床上。

窗外，遠處紅綠燈仍然有節奏地閃爍，巷口的便利商店照例亮著白光，剛下班的人拎著晚餐，一邊咀嚼，一邊盯著手機滑動，和遠方的親友討論這場「南部的大地震」。但這裡，這個幾乎未受影響的地方，夜晚依然井然有序。

如果不是社群媒體上的推播提醒，這座城市大概不會發現南方有個地方，正在瓦礫中尋找手電筒，尋找親人的手機號碼，尋找某些曾經穩固的、卻瞬間不見的東西。

這是日常，對某些人來說。

這是災害，對另一些人來說。

而我只是看著手機上的「咱無代誌啦」，沒有任何感覺。那一瞬間，我對自己這種麻木感到厭惡。

「這些可以整理成故事和議題倡議討論，放

「我們與災害的距離，
究竟是地理上的遠近，
還是心理上的疏離？」



在年報上吧。」隔天，我收到第一線工作人員回報的狀況這樣想著。芥菜種會防救災處的夥伴和社工們已經進駐台南楠西區，那裡災情嚴重，物資正在配送，還有幾戶紅單建築的住戶正在安置。他們會隨時向台北總會彙報狀況和提供現場畫面：

——地上堆滿掉落的屋瓦，牆壁裂開到可以伸進手掌。

——一個老人家坐在屋前的矮凳上，眼神失焦，旁邊是一袋簡單的衣物和幾本泛黃的舊書。

——一個身穿背心的志工從門口拖著一大袋便當吆喝著吃飯，旁邊圍著幾個年邁的婦人，揚起了久違的笑容。

我把照片放大，看到牆上掛著日曆，停在1月20日。那是他們的「昨天」，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法回去的日常。

不只是房子倒了，時間也在某個瞬間中斷了，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撕去那一天，接下來的人生，成為一種「之後」的狀態，無法預料。

而台北的人們在捷運上捧著咖啡，繼續討論著行銷報告，或是昨晚的NBA比數。不是因為幫助不夠真實，而是這種語言，讓我們與災害的距離變得更遠了。

茶水間的討論聲依舊熱絡。

「昨天地震南部好像很慘。」

「當我們寫下受災戶的故事， 是在接近他們，還是讓自己保持安全的旁觀？」



「對啊，最近感覺地震很頻繁。」

「台北好像還好耶，沒什麼感覺。」

「你家南部的，沒事吧？」

是她，隔壁部門的同事。

她沒綁頭髮，今天穿了件米色針織衫，袖口微微捲起，露出細細的手腕。而她左眼下方，有一顆痣。很小，但我總是忍不住多看幾眼，像是某種刻意遺忘的記憶，被災難的灰塵輕輕擦拭出來。

「嗯……沒什麼事。」我說。

她點點頭，沒有追問。然後轉身離開，留下一點點洗髮精的香氣。

我盯著她走遠，突然想起，很小的時候偷偷暗戀一個人，她也是這樣不綁頭髮，左眼下方也有一顆痣。當時的自己，總會在下課後假裝不經意地走過她座位旁，期待能多看她一眼，或者聽見她的聲音。

而現在，那個當年的自己，已經在哪場地震裡落下了嗎？

下午，我打開電腦，開始寫一些之後可以用的稿子。

「在災害面前，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安全的避風港……」

字打到一半，我停了下來。那些人的房子倒了，生活被震碎了，而我坐在這裡，用電腦拼湊出溫暖的詞彙，讓捐款人覺得我們幫上了忙。這當然是事實，但這與他們的現實，真的相符嗎？那些在安置點的老人，真的已經安穩下來了嗎？那個看著裂牆發呆的男人，真的能夠繼續前行嗎？

我把游標移到開頭的那句話，把它刪掉。然後重新寫下：「我們與災害的距離，不只是搖晃的強度，也不是新聞畫面裡的倒塌房屋，而是我們是否真的理解——」我停了下來，沒有再打字。這場動盪，帶走了什麼，改變了什麼，又遺留了什麼？手機又震動了幾下，老家群組裡，媽媽丟了一張家門口的照片，說：「外面的圍牆裂了一道，但應該沒關係。」叔叔回：「下週我找人去看看。」

「而當故鄉在深夜顫抖， 我還能說自己與它有關嗎？」



「咱無代誌啦。」阿嬤又發了一段語音。

螢幕亮著，我盯著這句話看了很久。

也許，它不只是關於這場地震。

也許，它關於那些肉眼可見的裂縫，也關於那些看不見的裂縫。

關於那些被地震震倒的建築，也關於那些在某個瞬間停滯不前的過去。

關於某些我們以為還在的東西，但其實早已不在了。

這些裂縫藏在圍牆上，藏在日曆停止的那一天，藏在老家群組訊息的行間。

也藏在我們自己身上——藏在我們總是輕描淡寫的「沒事啦」，藏在每一次故作鎮定的微笑裡，藏在我們早已無法回去的某個時刻。或許，它也關於我們曾經暗戀過的某個人，關於她左眼下的那顆小痣，她走過時，風輕輕掠過那顆痣，好像時間在她臉上留下了一點不願癒合的餘震。關於我們在時間裡，被遺忘的自己。

窗外，午後的陽光靜靜灑落在街道上，遠方的紅綠燈一如往常地閃爍，這座城市繼續向前。

而某些東西，仍然留在裂縫之中，靜靜等待被人發現。

COVER STORY

在時間的皺摺處

夜晚靜得像一張泛黃的信箋，時間慢慢滲進紙的纖維，留下模糊的印痕。

電話那頭傳來細微的呼吸聲，像風穿過老舊窗框。

「你還在嗎？」「嗯。」只是這麼一個音節，

卻像是一道微弱的光，落在這漫長無聲的夜裡。

我想，許多時候，陪伴不是說話，而是讓沉默也能被聽見。

至於，那些真假，在繁花盛開的四月裡，也許是一個等著被揭穿的謊言吧。



捕捉流瀉的光

THE
MUSTARD SEED
MISSION

這裡有位子，坐下來吧

— 選擇留下，有時比前進更需要勇氣 —

芥菜種會專員陳開運與他的日子哲學

不是所有時間都會走直線，有些時間，會繞一圈，回來變成某個人的椅子。有些人走進一個地方，是為了抵達更遠的地方；有些人則選擇留下，因為他知道這裡值得。陳開運——我們都叫他阿諾，他在芥菜種會一待就是二十一年。沒有轟轟烈烈的理想，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，甚至說不上是「選擇」了這條路。他笑著說：「有人退休了，就叫我來，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啊。」

聽起來像是誤打誤撞，但這是一種選擇——一種不著急的選擇，一種從不勉強自己的選擇。

如果世界習慣用成功來定義一個人，那麼阿諾是不符合任何標準的。他沒有創業，沒有飛黃騰達，也沒有什麼人生高峰可言。他只是穩穩地坐著，穩穩地活著，像是一張固定的椅子，誰來誰走，椅子還在。

「有位子，坐下來啊。」





他下班後喜歡窩在辦公室的椅子上，拍著節奏哼著歌，向來來往往的同事這麼說。這也是芥菜種會的精神——你可以選擇留下，這裡有你的位子。

「苦嗎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他笑了笑，「沒想那麼多啊，日子就是這樣過的。」

折疊的日子，展開又折回去

1965年，陳開運出生後沒多久，就被送進育幼院。他的童年隨著芥菜種會育幼院的搬遷輾轉，換過五個地方，像是一張不斷被摺疊的紙，沒有固定的形狀。

「那時候的生活很規律，像當兵一樣。」四點多起床、蹲跳、伏地挺身、打掃房間，棉被摺得像豆腐塊。他說得輕描淡寫，像是在描述別人的故事。

那時候的他，不問為什麼，只是照著眼前的路走。這種活法，後來變成了一種態度。

沒有偉大的夢想，只有穩穩地活著

國中畢業後他離開育幼院，開始在社會上摸索。做過木工、包裝零件、修理碼表，也進過工廠，在工廠裡一天又一天地重複著勞動，直到身體記住那些機械的動作。他當過兵，兩年時間裡，一邊煮飯，一邊跟著行軍。



「有時候，我禱告的時候，不是很長，就簡單說幾句話，求上帝保守。」

有時候，他會去參加聚會，見見過去育幼院的朋友，聊聊彼此的生活。

「有些人已經聯絡不到了。」

他這樣說的時候，語氣很淡，像是在說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。

這裡有位子，坐下來吧

「你有什麼夢想嗎？」

「夢想？」他重複了一遍這個詞，然後想了一下，似乎有些陌生。

「就這樣做到退休吧。」

這是他想要的，他不求太多，只求穩穩地，安安靜靜地，把日子過下去。

時間還在前進，日子還在摺疊，折痕裡藏著未說完的遠行，而他的故事，仍然繼續寫著。

後記

為什麼是陳開運？

為什麼要寫他，為什麼他值得出現在這本刊物裡？

因為他是某種芥菜種會的縮影。

因為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種價值。

他沒有驚天動地的過去，也沒有閃閃發光的未來。但他坐在這裡，從容地活著，穩穩地把一件事情做了二十一年。他不是被這個地方改變的受助者，而是這個地方的一部分。

世界總是催促著人向前跑，但總要有人，願意慢慢地走，走得從容，走得坦然，走得自由自在。

他坐在這裡，拍拍旁邊的椅子，說：「有位子，坐下來吧。」

這不只是阿諾的話，也像是芥菜種會一直以來在做的事。

你可以選擇留下來，這裡有你的位子。



時間的層疊

——那些不是被時間推著走的，而是用陪伴堆疊出來的歲月——

周佳儀社工的日常與信念

摺起來的日子，也許藏著我們未說出口的信仰。「這樣說起來，其實我這次的訪談是視訊進行的，因為周佳儀社工的腳斷了。」一開頭，我就這樣寫。她答應了，說沒關係，甚至開玩笑地補了一句：「這樣應該更能體現社工的日常，總是忙到哪天就會摔個跤。」

但她的故事不只是關於這次意外，而是關於時間——那種在社會工作裡流動、交錯，卻又難以掌握的時間。

「你會怎麼形容時間？」

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。她想了一下，說：「如果是對社工來說，時間可能是一種層疊，它不像直線前進，而是會一層一層疊加在你身上。」她比劃著，像是在空中堆疊透明的薄片。「有時候，一個案家現在的困境，其實來自於五年前、十年前，甚至更久遠的創傷或選擇。但你會發現，當你陪伴一個人的時候，時間也會反過來影響你。五年前的自己，可能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類案



子，但現在的自己回頭看，才發現當時其實已經種下了一些東西。」

「你有這樣的經驗嗎？」我問。她笑了：「有啊！有些個案在你手上時，你覺得自己做不了什麼，好像無力改變什麼。但過幾年，他們可能還是會回來跟你說，那段時間很重要。像有一位家暴案的婦女，她當時已經想不開了，但後來她告訴警察，她當年很感謝有一個社工陪伴過她，然後她說出了我的名字。」

這瞬間，她的聲音變得柔軟，彷彿那些過去的時刻重疊回來，與現在的她交會在一起。

社工的時間感

「有時候，社工的時間感會很奇怪。」她自嘲地笑了一下，「因為我們一直處理別人的過去，但又要為他們規劃未來，然後自己永遠卡在現在，時間感很錯亂。」

這讓我想起，她說社工的工作很像醫師分科。像是有些專門處理兒少、有些處理婦女、有些處理身心障礙者。「但問題是，人的生活不會這樣分科，」她說，「一個案家可能同時面對家暴、經濟困難、心理創傷，甚至還有學童教育的問題。我們會說要整合資源，但現實上，這種整合的時間往往比想像中更漫長。」有時，時間是一種延遲的等待——等政策批下來、等補助金撥款、等案家願意開口。但也有時候，時間是一種突然壓迫過來的緊急狀況——案家突然被房東趕走、孩子突然失學、婦女突然決定要離開施暴者。

「所以我們學會了雙重時間感，」她說，「既要有長期的陪伴耐心，但也要能夠在關鍵時刻即時反應。」

關於選擇與界線

「你覺得自己是怎麼進入社工這個領域的？」我問。她想了想，說：「其實我大學讀的是廣電，不是社工。我一開始在廣告公關業做了七年，後來覺得太累了才決定轉行。當時的時代氛圍還鼓勵非社工背景的人透過修學分進入這個領域，所以我才進來。」

對社工來說，時間可能是一種層疊，它不像直線前進，而是會一層一層疊加在你身上。



「那你覺得社工跟過去做公關有什麼不同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「公關是創造形象，但社工是進入真實。我過去要想辦法讓品牌形象變得吸引人，但現在的工作是去理解人的困境，然後找出真正能幫助他的方式。最有趣的是，我後來發現，我過去學的東西還是能用，比如說溝通技巧，或者是怎麼包裝一個募資案。」

但她也提到，社工跟廣告公關最大的不同，是「界線」。

「你知道嗎？有些案家會把社工當朋友，這很好，代表他們信任我們。但如果界線不清楚，就會出現問題——像是會一直來借錢，

或是過度依賴我們。」「那要怎麼拿捏這條界線？」我問。「這個很難。」她嘆了一口氣，「我們希望讓案家感受到我們的陪伴，但同時又不能讓他覺得我們可以無條件滿足他的需求。我通常會用一個比較實際的方法，就是把社工的角色講清楚，比如說：『我能幫你找補助，但我不能直接給你錢，我們可以來討論補助款怎麼用。』這樣可以讓對方知道，我們不是私人恩惠，而是專業工作。」

情緒勞動的重量

社工的世界不是只有助人的光環，更多的是無力感與耗損。面對一次次的求助，面對一次次案主的掙扎，甚至是欺騙，她說，情緒



公關是創造形象，但社工是進入真實。
我過去要想辦法讓品牌形象變得吸引人，
但現在的工作是去理解人的困境，
然後找出真正能幫助他的方式。

勞動是一種難以量化的重量。

「有一次，我費盡心思幫一位無家者申請到八千元的急難救助金。兩天後，他告訴我只剩五千。我問他錢去哪了，他理所當然地說：『請朋友吃燒烤，搭計程車，還買了點東西。他們以前也幫過我，現在我有錢了，當然要回報他們。』」她那時很生氣。不是因為錢，而是因為那種無力感，因為她曾以為這筆錢能讓他稍微穩定一點。

「後來我才發現，我的生氣不是因為他浪費，而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努力被忽視了。但對他來說，那是他表達感謝的方式，是他能夠還給這個世界的一點點善意。」她學會了自我調適，學會了不把案主的選擇當成對自己的否定。學會了理解，每個人對於「改變」的定義不同，而她能做的，就是在時間的縫隙裡，為他們留下一點點光。

後記

訪談結束後，我關掉視訊，筆記本上還留著幾行沒來得及記下的細節。佳儀的故事，讓我想到時間的層疊—它不是一條線，而是一個個疊加的瞬間。我們都在自己的時間裡前進，而有些人，像她，選擇用時間去陪伴別人的時間。

「那你的腳好了沒？」我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。

她笑了：「還沒完全好，但社工的工作不會等我好才開始，所以……還是得慢慢來啦。」時間，總是這樣，推著我們往前走。而她，則是那個陪伴別人走過時間的人。



Peaceful midnight with a bottle of beer

深夜的便利商店外
他請我喝了瓶台啤

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

01.

便利商店的自動門緩緩閉合，冷白的燈光從門縫間灑出，把夜切割成一種生硬的、不確定的存在。我剛結完帳，手裡拎著一瓶水和一盒微波義大利麵，還沒跨出幾步，就聽見有人叫我。

「嘿。」

聲音從座位區傳來，一個長髮微亂的男人朝我招手，身旁的桌上放著兩瓶台啤 Classic ——一瓶未開，一瓶喝到一半。他穿著皺巴巴的亞麻襯衫，腳上的涼鞋覆著淡淡的灰，但彷彿是最近流行的款式。

「陪我喝一杯？」

「Why？」

「因為我知道喔。」

我愣了一下。知道什麼？但不知為什麼，我沒有拒絕。我坐下，把塑膠袋擱在桌上。他遞來一瓶啤酒，我接過，順手打開瓶蓋，仰頭灌了一口。

「你等等要幹嘛？」他問。

「回家啊。」

他挑起眉，「家？」

「不然勒？」

02.

「什麼是家？」

問題像夜裡墜落的石子，砸進寂靜的湖面，盪開波紋。

「家……就是家啊，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。」

「所以這裡是便利商店，不是家，對吧？」

「廢話。」

「那是誰決定的？」

我皺起眉，指節輕碰著玻璃瓶身的水滴。

「什麼誰決定的。」

「誰賦予了家意義？」

話語懸在空氣裡，像是等待某種回應，而我一時無語。

他輕輕晃動手裡的酒瓶，瓶中的液體隨著動作翻騰。他低聲道：「家之所以是家，是因為你認為那是家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家的味道變得陌生了呢？」

「味道？」

「對，去廚房嚐嚐鹽。」他笑著敲了敲瓶身，「鹽如果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」

03.

有人從自動門走出來，便利商店裡的冷氣隨之洩出，夾雜著微波便當、塑膠包裝的味道。酒精開始在體內發酵，讓空氣變得輕盈而模糊。我不知道是他瘋了，還是我醉了，恍惚間，有點暈眩。

「有些東西，一旦被剝去了本來的意義，就很難再找回來了。的確。因為當你開始懷疑它的時候，它可能已經不是了。」

我抿著瓶口，沒有馬上回話。

「你說，為什麼人會覺得家讓人有安全感？」他問。

我想了想，「因為熟悉，因為安全，因為……」

「因為家是個能讓你暫時放下時間的地方。」

我停下動作，視線落在桌上。

「時間？」

「你在哪裡會感到安心？通常是那些時間不會追著你的地方。你不用趕車，不用回應訊息，不用擔心下一步要去哪裡。」

他說得太對了，對得讓人不安。

「所以，當家開始逼你趕時間，催你成長，逼你做選擇的時候，它就不再是家了嗎？」
「……不是這樣說。」他皺著眉，手指轉動著啤酒瓶，像是在思考什麼。「但有時候，家不見得是讓你停留的地方。」
「那是什麼？」

他看著我，嘴角微微揚起，像是在掂量著該怎麼回答。「我們總會嚮往那些感覺像家的地方，但……」他頓了一下，視線落在桌上的水滴，「它未必能永遠是家。」

04.

我們安靜地喝酒，沉默像夜晚本身一樣，穩定而漫長。

我盯著手中的酒瓶，心裡某個聲音忽然問：如果一切都會變質，所有東西都被時間沖刷，那還有什麼不會被奪走？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他開口。

我沒抬頭，「如果家是一種感覺，而感覺又是會變的，那什麼才是真的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，把空瓶放在桌上，發出一聲悶響。

「愛。」

我抬起頭看他。

「再聊吧，下次。」他撐著桌子起身，搖搖晃晃的走遠了。

夜裡的風輕輕吹過，我感覺身上起了些微的雞皮疙瘩，不知是因為酒，還是因為那句話。

便利商店的燈光依舊亮著，街道還是原來的街道。

我低頭看著手中的酒瓶，喝完最後一口。味道苦澀，帶著回甘。

而那句話，仍在腦海裡縈繞不去——

「鹽如果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」

與
愛
同
行
002

我的家，我的超人



.....

老媽的手機螢幕破了一道長長的裂痕，就像她這幾年過的日子一樣。每天清晨五點，她會踮腳關上房門，踩著夾腳拖出門備料、煎蛋、洗菜，再趕回家把早餐和便當擺在桌上，像在接力一場誰都沒看見的比賽。有時候她會留一句紙條：「吃完把碗洗一洗，別遲到了。」字歪歪的，像她總綁不好的馬尾。

小時候，老媽是我眼中的超人。她可以同時煮飯、開會、洗衣服、報帳，還能一邊載著我去補習班。她總是沒時間坐下來，卻總能抽出時間幫我找襪子、蓋被子、趕上公車。

她從來不喊累，面對我搞砸的所有事，永遠笑著拍拍我的頭說：「沒事啦！別擔心。」

我喜歡那樣的她，喜歡當她的跟屁蟲。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候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家裡的氣氛變了。

冰箱裡的飲料變少了，餐桌上的菜變得簡單。老媽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她不再講電話、不再幫我洗澡，坐在沙發上的時間卻越來越長。我不知道老爸去了哪裡，好久沒看到他了。老媽跟我說她換了工作，會繼續養我，但我其實不懂那是什麼意思。

有天我考試成績很糟，忐忑地把成績單遞給她，期待她能像從前那樣拍拍我的頭說「沒事啦！別擔心」但她只是看了一眼，把紙折起來放下：「先去寫功課吧。」聲音有點沙啞。我不知道該回什麼，只好低頭進了房間。

那時我還不懂「離婚」這兩個字，代表的是怎樣的世界改變。當時的我只覺得奇怪，老媽為什麼晚上在廚房輕輕吸鼻子啜泣，似乎在跟老爸解釋些什麼，或自己坐在馬桶蓋上發呆。

後來的一天半夜，我爬起來想倒水喝。遠遠的透過玻璃門和飄起的窗簾，看到她坐在陽台發呆，像是在跟誰說話，也像在說服自己。

某天放學，我搭同學媽媽的車回家。阿姨穿著乾淨俐落的套裝，手腕上戴著典雅的錶。車裡乾淨，廣播放著股市分析，儀表板上有個獎盃。

「阿姨，這是什麼獎盃？」我隨口問了一句。

.....

「這是我媽去年拿的，公司業績第一名！」一旁的同學馬上急著炫耀。阿姨在則輕輕地笑著，沒有說話。

我沒搭理同學，只是想起老媽那雙長滿厚繭的手，還有手背那道因為燙傷留下的舊疤。

心裡突然感覺堵堵的。

老媽開始迷上看連續劇。而我跟她的對話越來越制式化，好像只是在完成什麼我們都不懂的義務。

「今天怎樣？」

「還行。你呢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

後來，老媽索性連電視都不開了，坐在陽台發呆，夜色裡，她的輪廓模糊到讓我感覺遙遠而陌生。

忘了是哪次，老媽不知道什麼時候摔了一跤，膝蓋擦破皮，手機也碎了。她沒告訴我，但那次突然對我笑著說：「你看，我這手機跟我一樣，摔不壞。」那聲音很輕，像風，像她每次走出房門那樣輕。

我想說你才摔壞了吧，可是我沒說出口。我只是跑去拿OK繃，一張張幫她貼在膝蓋上。她說痛，但沒躲。

那一刻，我心疼她，對她感到羞愧，更對自己感到羞恥。

但是我又好開心，那晚夢裡我們好像回到幸福的過去。





我現在長大一些了，會幫她晾衣服、煮飯、綁馬尾。她會笑，說我終於像個小大人了。但我知道，我還不夠。

有天她排假，說要親自送我上學。我們坐上機車，車身微微震動，還帶著昨夜雨水的氣味。機車穿過狹窄的巷弄，我扶著她的腰，感覺她變瘦了。

「沒事啦！」

「蛤？」

「別擔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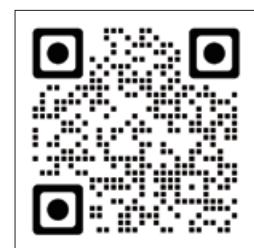
突如其来的話，像是在給自己打氣，也像是在安慰我。

風呼嘯而過，車輪濺起一點水花。她的聲音在晨光中迴盪，我忍不住紅了眼眶，把額頭靠上她的背。

媽媽不是不會倒的超人，而是那種即使跌倒、哭過，也會重新站起來、繼續走下去的人。她或許不會飛，也不會發光，但她每天都用她的方式撐住這個家。

超人，從來都不完美。但永遠會爲了所愛，戰鬥到底。

今年母親節，芥菜種會發起「我的家，我的超人」線上活動，邀請你一起，爲這些無名的守護者送上疾風般的勇氣。如果你也願意，一起加入這場守護之戰吧！



(Outro)

如果遺忘不可避免，總可以偷瞧一眼時間之外還有什麼吧。

「欸，你還記得這天嗎？」

她拿起桌上的舊照片，邊角翹起，像是時間無聲地摺疊了一角。照片裡的陽光很亮，老房子的門檻上拖著細長的影子。兩個孩子站在門前，一個舉起手遮擋光線，另一個笑得毫無防備，笑得彷彿世界永遠不會改變。她翻過照片，指著背面的幾行小字：「我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的笑容。」

「……你在笑什麼？」

她皺起眉，試圖喚醒那些藏在記憶縫隙裡的畫面。沉默了一會兒，她放下照片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我們總以為時間是一條向前延展的道路，但它更像是一張反覆摺疊的紙。某些時刻彼此貼近，某些時刻被擠得很遠。我們以為自己隨著時間向前走，可是「前進」這件事，從來都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。畢竟如果我們不選擇相信，我們會在哪裡？

「如果時間真的能帶走一切，為什麼我們還會記得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？」

「比如？」

「比如上個月買了一杯超難喝的奶茶，那股鬼味道我現在還記得。」

「但你忘了高中班導姓什麼。」

她皺眉思考了一下，然後低聲咒罵了一句。

記憶從來不聽命於我們，它篩選的標準荒謬又隨機。某些曾經緊握的東西，會在我們不經意間溜走，而某些毫不重要的細節，卻頑固地留在腦海裡，成為無法抹去的印記。

「所以我們沒辦法確保什麼會留下，什麼會被忘記？」

「但如果某些東西真的重要，它應該會留下來吧？」

她沉思了一會兒，忽然問：「那如果有一天，我們連彼此的名字都想不起來了呢？」

如果記憶終將褪色，那我們還擁有什麼？

「那也沒關係吧。」我說，「只要你還會在某個片刻感到寂寞就好了。」

她愣了一下，睜起眼，「寂寞然後呢？」

「那就代表，某個地方還有個空缺。」我慢慢說，「或許我就留在那裡了。」

她盯著我，表情像是在掂量這句話的可信度，「那如果哪天，我連寂寞都不再感覺到了呢？」

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再想辦法出現在別的地方。」

她低下頭，指尖在照片的背面來回摩挲著那行小字，好像那行字是塊令人煩躁的殘膠。

「如果什麼都會消失，那我們到底算什麼？」

她的聲音很輕，但落在這片靜默裡，卻像杯沿敲擊桌面的聲音，清晰得不像話。我沒說話，視線落在她指尖，照片的背面，那行字快被摩擦得模糊了。

「至少現在，這一刻是真實的。」我說，語氣比預想的還要堅定，「而且——只要我還在，你就存在。」

她抬起頭，眼裡閃過一絲意外，然後笑了。

「好像有點帥氣喔。」

她端起茶杯，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

「什麼時候嘴變那麼甜了？」

茶水看起來很燙，溫度輕輕壓住舌尖，那一瞬間，我好像真的能感覺到時間停了一下。

你呢？我親愛的讀者。現在，這一刻，你記得什麼？

我的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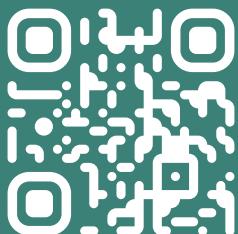
因為有你
我才能平安長大



立即捐款

「在你看來，
千年如已過的昨日，
又如夜間的一更。」

詩篇 90:4



需要幫助請掃 QRcode